



主持人语

你来诉说 我来倾听

你是不是曾经被爱情伤害过、被友情背叛过、被亲情遗弃过，憋了一肚子委屈，却不知向谁诉说？

你是不是在某些时刻，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，感悟到了人生的丰富，想跟人分享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？

其实，你不必把一切都藏在心里，要知道揣着秘密是一件沉重而痛苦的事。你只需要会倾听的耳朵和懂你的心。来吧，把你的心事说给我听。

倾诉热线：15137956968 18103883458

绘图 雅琦

倾诉人：英 51岁
采访人：闫卫利
采访时间：6月13日

“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”英嫁过两次，还是没能跳出家暴的火坑。如今，她的精神世界几近坍塌，她只能躲在出租屋里独自哀伤。

一嫁再嫁 我接连遭遇家庭暴力

1 摆脱痛苦 又遭遇相同的痛苦

我是一个传统的女人，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，这个家不需要多么豪华、多么富有，只要有个贴心、珍爱我的老公，我就会觉得幸福。我的要求如此简单，可总也满足不了。

我的第一次婚姻是在辛酸、背叛中度过。我的前夫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，每次喝完酒就要酒疯，在我身上撒气，为此我常常挨打。身体上的痛我可以忍受，但精神上的折磨让我煎熬——前夫居然出轨了，我活得很痛苦，觉得婚姻生活没法过下去了。可是为了女儿，我不得不一次次忍让。后来，前夫生病住院，因为一场医疗事故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这场意外结束了我灰暗的婚姻，我带着女儿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要坚强地活下去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我开了一个店，做点儿小生意，养活我们娘儿俩。这时，奎(化名)走进了我的生活。他是我店里的常客，一来二往我们熟了。我一个人经营小店很辛苦，有些重活儿需要自己咬牙撑下来，自从和奎认识后，他总是很热心地帮我干重活儿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有这样贴心的人爱我该多好啊。

事情就是那么巧，有一天，奎来我店里，透露了他离婚的消息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有意，故意说给我听的。

奎很明显地向我表达好感，来我这里更勤了。让我感动的是，我急需2000元，怎么也凑不够，奎得知后，二话没说就给我拿来了钱，解了燃眉之急。也许是我身处困境，少许的关怀就会显得格外珍贵，奎的举动打动了我的心，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，我没有深入了解奎，就和他走进了婚姻。

我以为我的幸福生活就此开启，没想到到我的人生剧情却一直充满着悲剧桥段。

2 为婚姻牺牲孩子的幸福童年

第一次去奎家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家的门上、墙上到处都是血迹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奎打他前妻时留下的。奎还当着我的面打过他的前妻，下手特别狠，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可是一切都晚了，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。

后来，我也成了奎的施暴对象。那天，女儿放学回到店里，奎喝了酒，阴着脸说女儿脚臭很难闻，我没在意，随口说：“我怎么没闻到？”不料，这句话把奎的火惹起来了，他一边骂骂咧咧地说我袒护女儿，一边操起一根铁棍，把店里的电视机、酒瓶砸碎了。我上前阻止，他一把把我推倒在地，满地的玻璃碴儿扎得我身上到处都是血。奎还嫌不解气，歇斯底里地叫着，用铁棍和头顶上的风扇斗气，猛烈的撞击声吓得路人都赶紧躲开。

经历了这场风波，我胆战心惊，不敢想象平日里对我那么温柔的人，怎么咆哮起来像一头野兽。事后，奎一个劲儿地跟我道歉，说是喝醉了，一时冲动，并向我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了。

我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，见奎说了软话，所有的委屈和不快都瞬间融化。

我原谅了奎，奎却容不下我的女儿。我给女儿租了房，奎却不让我晚上去陪孩子，女儿才10岁出头，就开始独自生活。

和奎结婚的十几年，是我剥夺女儿幸福的十几年，每当想起女儿，我都忍不住泪雨横流，我对不起女儿，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。

女儿怕黑，晚上常常开着灯，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。早上上学，她匆匆忙忙的，很少吃早饭，中午

放学她骑自行车往家赶，煮一碗泡面当午餐。有一次，女儿的自行车坏了没时间修，怕上学迟到，她把自行车丢在路边一路小跑赶到学校。还有一次，入冬时分，我去学校看女儿，却发现她还穿着单薄的衣衫，看到女儿在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，我抱着她痛哭起来。

我很挂念女儿，但只要我去看女儿，奎就不高兴，甚至跟我发脾气，所以我只能减少和女儿见面的次数。

奎虽然不喜欢我的女儿，但他愿意供我女儿上学，他还给我办了养老保险，这是我对他心存感念的原因。可是我没有意识到，我已经给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心理伤害。

我以为自己牺牲这么多，会换来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没想到幸福就像海市蜃楼一般缥缈。

3 婚姻在家暴中飘摇

奎的脾气很古怪，生活中不经意的一句话、一件事儿，都会让他“火山爆发”，手头不管有什么东西，他都会拿起来狠狠地砸向我，丝毫不考虑会不会造成人身伤害。

那天我的亲戚来看我，我请亲戚吃了一顿饭。晚上回来，我把亲戚带的礼物拿出来让奎吃，奎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这东西我吃不起……”说着话，奎猛然站起来，把一碗热面条扣到我头上。我被烫得大叫，奎还不放过我，拿起一把刀朝我走过来，我吓得逃出了家门。

这种经历太多了，他发起火来，会使劲地揪着我的头发，把我的头发揪掉一大把；他还把我关进屋里，一只脚踩着我的胸脯，一只手拿棍子狠狠地杵我的身体。

以前奎打我，邻居会来劝解，后来奎去郊区开辟业务，我们搬到荒郊野外，周围只有我们俩，我每天都活在恐惧中。

现在只要看到奎的表情不对劲，我撒腿就往外跑，躲进庄稼地里，在荒郊野外睡几个晚上。一个女人在野地里睡，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，可是外面总比家里安全。

我很懦弱，也很优柔寡断。我被奎打得鼻青脸肿的，每逃出来一次，就像死过一次似的。我租了房，发誓再也不回那个家，可是奎打来电话苦苦哀求，要么写保证书，要么扬言上吊，我的心立刻就软了下来。事实证明，奎那些所谓的保证和忏悔都是浮云，过不了一个月他就会“旧病复发”。

这一次，我要去看女儿，奎不让我去，又对我下了狠手。我在外面租房住了一个月，我不能回到奎身边，一想到和奎在一起，我就浑身发抖。世界这么大，却没有我的栖息之处。我想找一份工作，可是长期受家暴摧残，我头晕、浑身疼，干不成活儿，我怀疑自己得了精神疾病，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

我很矛盾：奎供我女儿上大学，我不想留下卸磨杀驴的骂名；奎有病，因为我调理得当，他的病控制得很好，现在我不在他身边，他几次打来电话说疾病发作，我曾偷偷回去过一次，见奎憔悴了很多，我的心里还是放不下他。

是去是留，对我来说真是一道痛苦的选择題，我无法抉择。